

輯一 鄉下藥鋪子

閻王低頭

「外婆，我胃痛。」

外婆打開透明玻璃罐，舀一小匙白粉入我口中，用掌心按壓我的上腹。那陣子嘴饞，零食全不忌口，胃常悶脹打嗝，湧逆酸水。這罐神粉是仙丹，沒多久，胃已不再翻攪。

「這是什麼粉啊？」

「吃就對了，有耳無嘴。」

外婆家的中藥鋪位於僻靜的大洲村路上，四周環繞稻田，店鋪前方有條蜿蜒小溪。連棟的矮房建築後邊是方形廣場，用來曬藥材及稻米；最左側是藥鋪，中間是臥室，最右邊則是灶房。有時看診時間太久，外婆會示意我去灶房拿幾顆饅頭給病人充飢。每次進出藥鋪，門口外婆飼養的黑八哥就會在籠裡撲啾拍打翅膀，大聲說著：「擱再來。」

外婆為保佑藥鋪生意興隆，在曲尺型櫃台旁供奉祖先牌位，牌位前放置一座圓唇、圓弧鼓腹的小香爐，幾炷香長年插著，這罐仙丹就放在供桌上。即將上小學的我臆測，這瓶仙丹來源應是香灰，節儉的外婆每天祭拜時必捨不得丟棄，再添加祖傳祕方調成色白的仙丹。我常朝仙丹罐拱手膜拜，幻想這藥罐是太上老君的煉丹爐，爐嘴裊裊升起幾縷白煙。

病患若因腹痛胃脹、腸胃潰瘍前來就診，外婆便取出一些仙丹。小時我體燥常流鼻血，外婆先痛罵我是否吃冰？接著大喊閉氣，火速拿棉棒沾一匙仙丹粉朝鼻孔吹氣。哈啾幾聲平躺休息，不一會兒，血就神奇地止住了。外婆說，仙丹粉是用一種骨磨製的。我若再追問是什麼骨，外婆就會斥責囉嗦。

有次附近柑仔店老闆的兒子耳朵出膿生瘡，吃遍中西藥仍未治癒，聽說藥鋪裡有神效仙丹，前來急問。外婆先將粉擦抹在孩子的膿瘡處，叫對方按三餐內服，才兩週，傷口便結痂。事後老闆特地贈送一塊深淺間雜的紅花布當作謝禮。外婆咿呀咿呀踩著老舊裁縫車，縫製成睡覺被單，一展開，床鋪頓時像張花床。但婆仍是長年穿著一襲過膝的藏青或灰黑布衫，下身配著深黑寬鬆棉褲，喀答喀答跟著木屐；曬藥材時，便把過長的前襟摺起，塞進褲頭，做著粗活。

客人前來領藥，我幫忙慎重地叮囑服藥方法，魔幻藥材的奇效：「這款仙丹叫『閻王低頭』，用十年一花、十年一果的奇異還生草藥提煉，保證藥到病除。不可多服，一日三匙為限。」舅公姨婆、鄰居們虔誠領藥，表妹在旁拉我衣袖：「你剛才的話，是史豔文為了救藏鏡人，拜託冥醫的台詞。仙丹不就是香灰嗎？」我拿片山楂，塞住表妹快說出事實的嘴。

戲劇中的台詞，也適用現實生活。這藥粉對我及許多病患而言，是祈求閻王能低頭的願望。

仙丹神效在我的大嗓門下廣為人知，外婆常氣我的誇言，訓斥做人要老實點。我聳肩吐舌，快速跨入右側門檻，一溜煙跑進主臥房電視前席床而坐，看布袋戲、歌仔戲。黑白電視，增添生活幾許色彩。

有天晚上，藥鋪打烊關好門窗，外婆和我悠閒地坐在臥房收看歌仔戲。當時楊麗花飾演的薛平貴迷倒一票婆婆媽媽們，每晚村子巷口靜悄悄的，大家坐在電視機前收看平貴寶釧分離，跟著劇中人掉淚。

「寶釧啊——，光陰已過十八年，青春一去不復還。菱花鏡中照人面，模樣不似彩樓前……」寶釧尖細唱腔揚起，忽然「碰——碰！」門板響起撞擊聲，外婆趕緊開門，示意我把電視聲量轉小。正演到闊別十幾載的平貴蓄滿鬍鬚歸鄉，夫妻就要團圓了呢。

「按怎？」外婆叫了一聲，我好奇望外看，一位身著灰布長襖的老奶奶哭喊兒子被警察抓走，兒子身上有嚴重刀傷，血流不止，她得趕緊送藥到看守所。搖搖晃晃快暈倒的老奶奶緊抓外婆衣袖，急問有無止血藥方。外婆赤腳小碎步跑到左側藥鋪，打開大燈，塞給老奶奶那罐仙丹：「沾點水敷在傷口上，不到半小時就會止血。」我原本懊惱戲劇中夫妻即將到來的重圓被打斷，此時驚嚇得噤聲。老奶奶走後，外婆連聲嘆氣，說戲劇和人生，最苦的都是分離。

外婆對那晚的事始終緘默，我若好奇詢問，便惹來一頓訓叱。詭異的是，之後幾天，上門求診的病患無預警地增多，來問診，也來問那晚的事情。我在櫃台前幫忙包紮藥材，病人們交頭接耳，不時問我那晚事發狀況。當時年幼，不了解他們口中的國民黨、黨外是指什麼，只能靠一些聽聞拼湊原貌。據說老奶奶的兒子認識美麗島事件核心人士林義雄，兩人同是三星鄉人；林義雄被捕後，警方又到大州村捉拿名單上的叛亂罪嫌。

有位中年阿姨自稱和老奶奶熟識，她口沫橫飛地轉述老奶奶當晚遭遇，彷彿身歷其境。老奶奶家四周全是田埂，此時正值秋收，廚房大灶邊的角落堆滿柴枝稻稈，高與人齊。警察衝進老奶奶家搜人時，老奶奶顫抖哭喊，沒人啦，夭壽……。警察拿著刀、棍這刺那揮，廚房瓶罐碗盤碎裂一地，狹仄空間充斥著尖叫哭泣與吆喝怒罵。一個警察拿著長刀刺入稻稈堆，老奶奶驚叫跪倒，長刀抽出時，刀鋒的紅染在地上，草堆漸漸被染色……

她尚未說完，外婆用力喊噓，沉著臉拜託大家噤聲。那陣子外婆嚴禁我出入藥鋪，厲聲叮囑不可亂講話。我委屈掉淚，只不過轉述大人之言罷了。外婆兇煞的臉太可怕了，我只好靜默，遮蔽那晚怵目的血紅。

上了小一，我回到鎮上。寒暑假回去看外婆時，村上西醫診所一家連著一家點亮招牌，嶄新廣告看版用新穎 POP 字體引人目光。外婆的中藥鋪外，那木製匾額一天天老去，上面佈滿灰塵斑駁，如同外婆漸漸蒼老的臉。上門求診的病患日益稀少，多是親戚老友前來串門子、話家常。

我安慰外婆，藥鋪有鎮店仙丹「閻王低頭」，不怕顧客不上門。小時我為仙丹取這綽號，外婆會瞪視，怒叱胡鬧，此時她只搖頭嘆氣說，這孩子中了布袋戲毒，病得不輕。

後來外公年老病重，外婆每天忙著照顧他，無暇顧店。外婆笑容愈來愈少，我捧著仙丹罐跟外婆說，服了這帖藥，閻王也會低頭；她沉著臉接過藥罐說，現在任何藥方，只能

祈求閻王借魂，多活一刻是一刻。

外公走了之後，外婆再也無心打理藥鋪。每隔幾天，親友擔心外婆孤單，會常來店裡閒聊；反倒是我上了國中後，升學壓力大，愈來愈少回鄉下。

日子無聲地往前走，再回去探望外婆時，她和供桌上的仙丹藥罐一樣沉默嘴閉，同樣佈滿更多的灰。櫃台後方兩排木製藥盒已經很久未被開啟，約略嗅聞到久放藥材的霉味。舅舅們曾提議將櫃盒清掃或拆除，外婆搖頭說，東西就按原來樣子放著吧，便陷入冥思。外公的走，關閉了店鋪的熱鬧，也關閉了外婆的笑；只有當孫子們回去探望，她才會稍稍展顏。

姐姐常抱怨學業、社團兩頭忙，三餐不正常，胃常犯疼；我罹患隱性地中海型貧血，站久了容易暈眩。記得「閻王低頭」也能治貧血，但藥只剩下一點點。外婆叱責我們姐妹怎麼不愛惜身體？說等等小販會送墨賊仔骨來，她要現殺磨製。

現殺？什麼骨？我和姐姐沒聽懂，彼此互望——仙丹來源是動物？

不久，小販開著貨車前來，外婆拄著柺杖緩緩踱到車前，挑了兩隻烏賊，再步行到灶房。她把過長棉衫塞進褲頭，捲起褲管衣袖，拿著木砧板墊在流理台上，用刀切開烏賊肚子清洗，取出腹肚中間一只橢圓形乳白色薄硬骨頭，彎腰費力用鋼刷梳洗骨上的髒墨。兩只薄骨碰撞，啞啞啞啞響著，真難想像烏賊肚裡發出的聲音如風鈴般輕脆。原來，喚了十幾年閻王會低頭的仙丹，是用烏賊骨頭磨製的。外婆解釋這是「墨賊仔骨」，可治胃病、貧血、膿瘡與止血，正式的中藥處方箋名叫「海螵蛸」。

嚴重駝背的外婆因腰痠喚人幫忙，我嫌味道腥臭，且飄散鹹澀海水味，躲得老遠。她嘆口氣，提起以前外公都會主動提水、幫忙晾曬。外婆休息一會兒，又起身刷洗骨頭、浸泡再換水。她提到外公時，頓了好幾秒，靜默看著水盆，我不禁臆測，她是否泡在過去的回憶中？

整個下午，外婆不斷重複將薄骨浸泡、換水、再洗淨。原本泡水三天以上才能去除鹹腥，因我們要回鎮上唸書，她只好先行氽燙，一邊低唸著，這次磨製過程得加點甘草粉，才聞不出腥味。我掩鼻蹲在灶口幫忙丟材枝、燒沸水，再和外婆一起擦拭燙過的骨頭，夾在衣架上曝曬。外婆威脅，再胡亂飲食，就不再做這帖費工的藥了。她轉開電視收看氣象，連說好好，日頭炎炎，適合曬骨頭。那晚我從大洲回到小鎮，沿途飄著海水的味道，手上濃鹹的腥澀彷彿悄悄滲入家中。

外婆病重時，我已經大學畢業，不再無知地要她服用仙丹。閻王怎麼可能低頭？倒是仙丹後方的供桌，經常插滿家人祈求外婆趕快康復的香柱。外婆不喜歡西藥，病重時常叮嚀母親、阿姨熬煮湯藥，藥壺底層常被爐火燻黑。外婆教我拿墨賊仔骨刷洗壺底，鍋具神奇地光潔如新。薄骨拿在手上，海的味道已散，丹藥的仙氣也褪了幾分。

外婆過世後，我們回大洲整理遺物。外婆生前飼養在門口會說「擱再來」的黑八哥，因那陣子我們長時間待在醫院，牠正值換毛期，乏人照顧，感染寄生蟲，毛髮幾乎全禿，

只好送人飼養。清洗鳥籠時，柵欄上方用鐵絲掛兩只墨賊仔骨。外婆曾說，那是給黑八哥磨牙用的。我取下來刷洗，啞咚啞咚，就像外婆那天彎腰刷洗墨賊骨時響起的聲音。

——2018 年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組佳作

阿勇師亮出的小刀，彎細如月。我因撰寫廟會論文，到美濃養雞場做田野調查，意外地看見眾人圍著阿勇師；原以為是江湖賣藝人，聽到師傅喃喃唸著：「磨米飼雞仔，師傅……，」並持起笛子，嗶嗶兩聲。我被笛聲喝住了。這讀唸的歌詞，與我記憶中的原文不全相同，但相去不遠。

「挨米飼雞角仔，師傅趕緊來啊，雞仔飼甲肥滋滋，留起來好過年……。」二十年前，我被父母送到鄉下久住，常聽外婆吟咏此調。外婆解釋，鄉下人把小公雞稱做「雞角仔」，為方便小雞吞嚥，米飼料必需挨磨過。外曾祖父有門祖傳手藝，子孫無人想繼承，四舅不愛唸書，但手巧，為了營生，唸完國小後，便得承襲家業。外婆有時會輕拉床頭櫃抽屜，拿出一個小鐵匣，其中有削刀、鑷子，這是四舅離家後留下的刀具。外婆總是發楞看著，然後用布輕拭，塗抹凡士林以防生鏽。鐵盒中另藏有一支竹製短笛。

四舅離家前，工作時，腰間總繫著短笛，細瘦褲管紮進黑雨鞋中，頭戴斗笠。他先在神龕前禮拜華佗，隨後拿出比食指略長的竹笛吹氣，「嗶嗶」發出尖銳兩聲，再到曬穀場旁牽出一台黑灰色老舊鐵馬。我問他要去哪？他說等會兒要吹笛給人聽。四舅在教音樂？他無視我的提問，逕自牽車往外走。

四舅跨上車，瘦削腰間綁一只裝零錢的小棉袋，車子前籃放個小竹簍，背部微弓地騎著。有時我會陪同牽車，幫他放好外婆準備的水壺及飯糰，聽著咿答咿答車聲遠去。每個月有幾次，四舅會拎著竹簍外出，幾天後才返家，把簍子交給外婆，疲憊地用完午膳，便去休息。外婆在灶旁裝盆水，清洗簍子裡的東西，共有五只工具。一支像修眉刀，約手掌長度，一支如掏耳朵的挖勺，一支鑷子，一枝如剪刀狀的器具，還有一根小竹管，管口綁著不知何種材質的繩套。外婆拿著毛刷，輕細刷洗工具上的血漬。

四舅不會音樂。他跟阿勇師一樣，幫忙農家「闖雞」。

阿勇師與四舅持有同款刀具，明晃晃地持在手上。刀自然只是刀，但在阿勇師眼裡，像是另一根手指。阿勇師的穿著與當年的四舅幾乎同款，——一襲短衫、棉質黑長褲，跣一雙涼鞋，拿著同樣刀具與短笛。

阿勇師拿出竹笛吹奏幾聲，說闖雞這一行，平時以沿街吹笛為號，但現今師傅大多不吹笛了，一通電話服務就到。他拿出四寸長的削刀，在小型磨刀石上輕輕滑動，說自己入行二十載，至今仍得不斷精益求精，讓客戶把辛苦養大的雞放心交給自己。雖然只是雞，卻也是買賣道義，馬虎不得。阿勇師原本唸機械工程，退伍後不久，經營中式早餐店，凌晨兩點就得辛苦揉麵糰。仔細盤算人生，不如回老家學習祖傳技藝。有些交熟的養雞場老闆，好心提供淘汰雞隻讓他練習，兩年後，阿勇師已能獨當一面。

阿勇師仔細磨刀，刀鋒對準鼻尖，左右晃動。我沒看過四舅磨刀，他的刀都由外婆打理，定期將刀子磨利。

磨刀伯出現在村裡，常是午晚餐之間。小販們彷彿彼此約好，先是響起補鍋具、補雨傘的工匠拍擊長鐵板聲，接著麥芽糖小販「噹—啞、噹—啞」的竹筒搖動聲，最後是宏聲叫喊「磨菜刀、磨剪刀」。婆媽們拿著各式刀具排隊，吱哩喳呼地聊天。磨刀伯拿出機車後座箱的粗砂輪盤，將刀放在輪側一圈圈轉動，再將刀具放在長形磨刀石上來回推磨、淋水，重複多次，最後將刀子立起細瞄，包上報紙交還對方。

附近廟裡的乩童常拿著寶劍，拜託我們讓讓，阿伯總以「小攤不磨大刀」為由婉拒。輪到我們時，外婆拿出四舅竹篋裡的「修眉刀」。阿伯說刀子小，不能用砂輪磨，只能放在磨刀石上輕細推滑。阿伯磨著刀，不時拿近眼前細睇：「這頭路艱苦啊。」我以為磨刀伯自憐自嘆，後來才知，他是感歎四舅。宛如修眉的小彎刀，是特殊刀種，磨刀伯沒用過，但觸摸過它的刀鋒，不忘叮嚀，磨過的刀子利，務必小心。

外婆在三合院後方，造了雞舍及豬圈，我常隨外婆到雞舍飼雞。有次雞群咕咕啄食我的雨鞋，外婆說，雞角仔有點狠性，得要絕食半天，叫我請四舅前來幫忙，且叮囑我這兩日別靠近雞舍，大人要忙正事。翌日，聽到笛聲在曬穀場後方響起，我和大表哥商量，偷偷跟到雞舍，遠遠聽到外婆叫著：「抓緊，抓緊。」我們躲在柵欄後方，瞧見四舅坐在矮凳上，從外婆手中接過被繩子綁住腳爪的雞隻，雞仔咕咕輕叫，拍動翅膀掙扎；四舅左腳輕踩雞爪，右腳兩趾夾住雞翅，拔光雞下腹部的羽毛。

外婆瞧見我們了。為避免驚擾雞群，她輕聲喊「噓」。我靠近四舅，他拿出「修眉刀」，在雞下腹輕劃一口。表哥和我摀住快放聲尖叫的嘴，我又懼又奇，從摀住雙眼的指縫間偷覷，詢問在做什麼？

「閹雞。」外婆簡短二字，明顯警告我們不可再吵。四舅以類似剪刀形狀的擴張器，伸入下刀口的縫內撐開刀口，用夾子探進雞腹內攪動幾下，接著拿出前端套有圓線的竹管，伸入腹內抽動、提起，最後「咯噠」抖轉，舀出一小顆黏有血色的米白色橢圓球，放入旁邊盆中。四舅將雞轉個方向，重覆相同動作，最後在雞口灑些消炎水，雞竟然還可以站挺，很快地走入另一側鋪墊著乾爽稻稈的雞舍中。

我們指著小顆米白球，問是什麼？「雞腓。」四舅正在洗手，頭也不抬地答。「什麼是閹雞？閹了要做什麼？」表哥一連串地發問。四舅突然抓住表哥的手警告，再吵，下一個閹的就是人了。表哥立即拉著我飛快逃離現場。四舅刀落勺起，俐落冷峻的神情，令我直打哆嗦。

阿勇師的神情與四舅迥異。阿勇師閹雞前，輕鬆自在地抓起雞隻湊近嗅聞，掌心順著雞羽撫摸，像中醫師的望聞切。阿勇師說，飼主用心養大的閹雞，常是廟會肥雞比賽的常勝軍，得意說起高雄義民廟許多參賽肥雞，都是出自他的「刀工」。他下刀前，得先檢查雞身有無傷口，氣味是否正常，否則病雞一閹，就成了刀下亡魂。

四舅下刀時神情總是嚴肅，因為力道稍有不慎，危及的是生命。他雖不喜歡此行業，但下刀時，也是心存悲憫。每年，外婆老家慶祝天官大帝壽誕時，供桌前也會陳列一排肥雞，有些彩羽是黃棕藏青近綠，有些則是橘紅棗黑摻白。比賽當天，伯舅們興致勃勃豪氣

下賭注，外婆忙著三牲祭拜，姨婆呼朋引伴看鬧熱，村裡到處綁著「恭祝天官大帝聖誕千秋」的紅布條。鞭炮、下賭聲不絕，香灰三牲水果氣味四散。飼主們談論如何研發營養飼料，雞肉才會幼嫩又不顯膩。有些主人在穀中添加碎玉米、麵包屑混雜米糠。

我想起前年，曾到高雄參觀義民爺壽誕廟會，供桌前，十幾隻活閹雞一列排開。通常每隻放山雞約莫五台斤重，這些閹雞重達十五斤以上，細瘦腳爪無法支撐巨大體型，全癱軟地躺臥紙箱中。四周響起鑼鼓喧填、鈸鐃鏗鏘，麥克風不斷傳來：「二十台斤十兩」、「十六台斤五兩」、「十八台斤二兩」的報告聲……，雞仔們尾羽蓬發，在金色陽光照耀下，亮燦燦的。

小公雞在一個多月大時得進行閹割，否則長大了攻擊性太強，會打鬥互啄，造成養雞戶損失。雞閹過後性情溫順，容易養肥，肉質鮮嫩，適合當作祭神牲禮。阿勇師解釋閹雞的道理，輕拭四寸小刀，接著在空中比劃幾下，雞寮四周充斥咕咕聲與腥膻。

阿勇師感嘆學習此藝的人漸少，且現今多用藥物閹雞。屏東竹田開設閹雞場，仍有老師傅親自教授。他一面解說，不時地吹著竹笛，戲稱只要笛音一響，雞仔和養雞人會自動排列整齊在後方踏步，圍觀者聞此，莫不捧腹。

外婆曾解釋，吹笛是閹雞師傅出現的訊號。當時鄉下每戶人家都有雞舍，響笛聲起，養雞戶便來請師傅幫忙；若雞隻過多，四舅會留宿一晚。當時閹一隻雞酬勞五元，四舅將取出的雞肺賣給餐廳，或賣給以雞肺泡酒進補的客戶，可以得到很好的利潤。

四舅絕少提及閹雞工作，他常翻閱卜卦、姓名及紫微書籍。有時晚上灶房無人，四舅亮一盞燈看書，整個人在暈黃光線中泛著濛濛毛邊。我小聲問他在幹嘛，他叮囑我用功點，否則得做粗活。我想起外婆曾私下叮嚀不可對四舅胡亂發問，她說四舅不喜歡閹雞工作，想轉行。約莫一年後，四舅和外婆爭執，說什麼「命，天註定；運，人安排」，他討厭身上沾有雞味。不久他離家，學習命理卦術；竹簍裡的刀具，被外婆洗好晾曬，從此鎖在床頭櫃中，包括那只短笛。

我問阿勇師，每天和雞相處，不膩嗎？「雞油、雞酒，萬里飄香啊。」阿勇師眯眼嗅聞，彷彿四周已有香味四溢。他提及以前養雞人家窮困，閹雞師傅得先用自家飼雞練習。初期下刀，手腳兀自顫抖，雞毛一拔，刀未落下，吃痛的雞仔便咕咕拍翅扭動，地上盡是飛散的雞羽。若刀法不準，雞仔會失血過多病亡。

阿勇師爽朗幽默地講述閹雞故事，他依賴此技養家，手上小刀不只碰觸雞隻私處，更觸碰生命來源。阿勇師清銳的笛聲，將快熄滅的技藝吹亮了幾分。四舅吹笛總是陰鬱，恰似吹著心中的苦悶。外婆收起刀與笛，她無法收下的，是為人母的不放心。四舅離家多年後，在鎮上幫人勘察陽宅地理、住家方位及八字運命，客戶尊敬四舅命理堪輿工夫，常到府親迎請教，尊稱「老師」。四舅為雞隻斷陰陽、為人們判吉凶，看似道不同，也都芸芸眾生了。

四舅沒能繼續拿的刀，擱在外婆竹簍裡。阿勇師則亮出刀子，打趣地說，可別小看這一刀，大學畜牧系曾聘請他當講師，教授獨門絕技。我回想起四舅在意的尊卑，該如何界定呢？

「嘩、嘩」，阿勇師挑了一隻健康雞。我已長大，勇敢地睜著雙眼，看師傅拿起小刀，從雞的下腹處，輕輕地劃下一口……

——2018年旺旺時報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

外婆經營藥鋪，生意繁忙，我被訓練獨立的第一課，是自己洗澡。

正準備洗澡時，照鏡的瞬間，我嚇得尖叫奪門而出。正在灶旁炒菜的外婆叱責我浪費水，衣衫不整還亂叫，沒有女孩子應有的端莊。我用力搓捏已紅腫的鼻子，食指不停地猛摳鼻孔。

外婆氣得拿出竹帚，我哭叫說，脫衣的瞬間，在長鏡中看到鼻孔鑽出一條黑色蟲子。

外婆家是三合院，青蔥稻田四周環繞。最左側是自家經營的中藥鋪，主臥室在中間，最右側是廚房。木板搭建的窄小浴室在廚房最後方。浴室內牆，有個陶土砌成的蹲式茅坑，一旁放置垃圾桶及回收剩水的塑膠桶。

六十年代，煮飯洗澡仍用灶爐升火。外婆得先用大灶燒一鍋水，搬到浴室混入冷水，全家快速輪流洗。外婆趁天未完全暗，總是叫年幼的我排第一順位。因父親開刀住院，母親沒辦法照顧兩姐妹，只得把我寄養在外婆家。好長一段時間，總認為自己被遺棄，委屈為何只有我被送走。在外婆家洗澡的排序中，我逐漸感受到被重視與疼愛。因為第一個洗，水總是熱的。

那天我中邪似地尖叫鼻內有蟲、發狂挖摳，外婆姨孀們完全不信。在外婆家寄養初期，我整天嚎哭。每隔半月父母來探望時，外婆總嫌我煩要求退貨。那時一心想回家，心想外婆愈不耐煩，回家的機率就愈大。我體弱，只要哭得太賣力，便會腹痛瀉肚，輕微發燒。外婆會嘆氣搖頭，輕揉我的肚子。回家的路看似無期，我安慰自己，在外婆家找尋自己的光也不錯。

我的光源泰半來自外婆。我的腹痛半真半偽裝，只要一喊疼，正在罵人皺眉的外婆就會塗抹萬金油輕輕按摩。我想要跟她下田耕種，她的矮小身軀因撐起我而彎駝。她常抱怨累、重，當我想滑下背，她又堅毅搖頭。我常越過她的頸肩處看天空，看自家三星蔥的栽種。透過外婆的背遠望，與自己平時高度望過去的視野多了可靠的氣味。聞著那股安心，我常昏沉沉地睡著了。

「真的有蟲！」然除了叫出自己的驚恐，也委屈自己被視為放羊的孩子。外婆威脅再說謊，籐條就要揮下來。我仍不肯洗澡。也許我番盧得嚇人，活像見了鬼，外婆妥協地轉開手電筒探照鼻腔。

彷彿為了證明所言非虛，隔天我開始流鼻血。外公把脈認為是體燥，要我服用黃蓮。藥物只有短暫效用，鼻子總是斷續地流血且有搔癢感。過了幾天，尖叫的人換成外婆。

那天半夜，外婆被踢被的我吵醒，她正要幫忙蓋被子，看見我的口、鼻全佈滿鮮血。外婆搖不醒熟睡的我，趕緊叫醒外公。

睡夢中，我一直聽到唏哩嘩啦流水聲，以為來到了溪邊。突然鼻頭臉頰一陣濕冷，我的頭被轉至另一側。睜眼開，只見外公坐在床沿用木勺舀水倒入臉盆中，如此一再重複，

水聲就是這麼來的。外婆用濕毛巾不斷揉洗我的鼻子。睡眠中斷的我有點兒起床氣，一聽到兩老交談如何取蟲，瞬間驚醒，既雀躍自己的話有人相信，又擔心可怖蟲子會往上方的腦子鑽。「到底什麼蟲啊？」

「螞蟥，台語叫『蜈蚣』，一般人都叫水蛭。」為了避免驚嚇，外婆用毛巾罩住我的眼，解釋此物習性，只要聽到流水聲，就會慢慢爬出孔洞。想到鼻腔內被黏著一隻吸血蟲，胃就不斷翻攪，一陣酸水湧逆至喉，也湧上無數委屈：「為何只挑我的鼻子裡住？」「海水闊闊，船頭也會遇著。不是你不好，任何事都可能發生——出來了出來了——」

話還沒說未，鼻腔輕微麻癢，似乎有什麼東西蠕動地爬到鼻孔處。正想用手抓，外婆拍掉我蠢動的手，低聲喝令別動，會嚇到牠。她戴著塑膠手套，外公不斷淋著水流聲，我們屏息以待。外婆正要拉牠出來時，有點像濃膏狀鼻涕溢出的滯流感，癢得令人想打噴嚏。

蟲子被拉出來了，外婆說鼻子空了通了，水流聲乍歇。我把毛巾拿開，眼前頓時由暗轉明，整個人卻由鬆口氣的明朗轉至身心佈滿恐懼的驚悚。我不停尖叫，眼前蠕動的蟲子翻攪我的胃，嘔的一聲，我狂吐起來。

那是一條約莫小指長的暗褐帶紅的軟體蟲，正在外婆兩指尖處慵懶扭動，表面黏滑濕亮，腹部是由濃稠膏狀合成。想到牠是個神出鬼沒的吸血鬼，潛伏在鼻內，吸我的血或想法，就覺得噁心。

外婆身子一個不穩，那隻扭動黏膩物竟掉在我的右小腿上。那是有記憶以來，初次體會什麼叫汗毛與雞皮疙瘩同時豎起。我嚇得拿起手邊雜物亂揮。尖喊中，外婆快速地在蟲子身上灑點鹽巴及醋，沒多久，牠竟神奇地縮小，黏在我皮膚的吸盤鬆開了。我縮在床角發抖，外婆說如果生拉硬扯，傷口會出血不止，倘若牠的身體斷了，吸盤會留在皮膚裡造成感染。外公用棉花沾鹽水酒精擦拭我的鼻子及小腿，敷上蘆薈葉擠出的汁液消毒。

螞蟥離開了我，但我因不安害怕，變得黏人，出入都要筋骨不好的外婆牽或背著我。

接連好幾天，一睡著噩夢即來。外婆感應到我的恐懼，那陣子會帶著我一起曬藥材，任由我黏著工作時的她，以前她是叫我去旁邊自己跳房子、玩跳繩。外婆下田、到溪邊洗衣，也允許我跟著，叮囑絕不能用溪水洗手或擦臉。她猜測我也許是在住家前方溪流摸蜆仔時被感染的，或是喝了叔伯們為了節省自來水費，前去山邊裝的山泉水。她將剪裁衣服剩下的棉布做成沙包，教我如何甩丟。製衣時，多餘長度的衣帶拿來教我打花繩，拉扯出不同的圖案。附近柑仔店放幾本翻到破爛的二手漫畫，我最喜歡《小叮噹》裡大雄將繩子變化出酒杯、梯子、掃把等圖案。以前我告訴外婆大雄的花式拉繩，她總說無聊，沒看到大人在忙嗎？被螞蟥驚嚇之後，外婆竟改口，有空來研究看看。

不知怎麼傳出去的，那晚的螞蟥記飄到上門求診的病患及姨孀們的耳中。孀婆狀似開玩笑說，煩人的蟲子是拿出來了，但這孩子怎麼變得這麼煩？

外婆護著我，要孀婆別和孩子一般見識，父母都沒在身邊，難免黏人。但孀婆的譏諷，彷彿寄生在我心底。我黏著外婆，是渴望溫暖。有時外婆會嫌我煩，硬是扳開我抱在她衣褲上的手轉身離開，我總是哭，覺得對人的信賴與安全感被撕裂了。

不知是那晚的螞蟥，或是對人的不安感，連續兩三個月我不停夜哭，手腳會突然哆嗦痙攣。外婆帶我到廟裡收驚、吞符。收驚婆婆在我衣領蓋上幾個紅印，用艾草葉泡熱水擦拭手腳，再用香柱及黃符在我周遭繞圈，口中低唸「香煙繞起通法界，三魂七魄收返來。」外婆為了安撫我看到乩童起舞、婆婆燒符的不安，對我解釋每個動作的意思，並提及螞蟥曬乾磨粉其實可以化癥或治跌打損傷等疾病，她曾看過別家藥舖製作。外婆回憶自己小時，腳趾有個凸腫未消的血塊，外曾祖母便抓一隻螞蟥黏附在傷口上，沒多久，螞蟥吸了血身體突然肥大，血塊便奇蹟似消除。螞蟥也是益蟲啊。

外婆的話及繚繞的艾草、焚香味，漸漸在空氣中蒸散。內心隱隱有什麼東西輕了些。我挽著外婆的手，問起之前迴避的話題：「咬我的那隻螞蟥最後怎麼了？」外婆說用衛生紙包住，連同茅廁的穢物，一起沖掉了。

——2018.07.18 自由副刊

鄉下很少玩伴，我常跟在外婆身後曬藥、洗衣、種菜；有時外婆會不耐地罵我是「狗綴路」。但外婆是愛狗的，她罵完，又會塞幾顆山楂糖給我。

外婆和我有時會拿著鋼盆到住家前方的一彎小溪沖洗，鄰居們見到盆底穀物，問道：「要磨什麼，米、大豆、芝麻？」製好米食或豆漿，總會和鄰居分享的外婆瞄我一眼：「要磨——番猴啦。」祖孫倆同聲大笑。

剛被送到外婆家時，懷著似乎被父母遺棄的忐忑，哭就是我的語言，徹夜不睡地吵鬧。外婆冒火，拿出籐條，用我半猜半懂的台語責罵，往我腿上咻咻抽打，刷上紅印，並吼著：「番猴，再哭就退回去。」我停止哭鬧，想起母親的告誡：父親住院開刀，往後外婆的家才是家，倘若被退回去，我就成了流浪孤兒。

我很會自憐。在外婆家翻到《西遊記》漫畫，聯想自己也許無父無母，是從石頭中蹦出來的。思及此，悲泣、狂哭又嘔吐。外婆氣得拖我到廁所洗淨身上穢物，命令跪地反省。她一邊咒罵，一邊洗刷泥地，然後到灶腳整理飯桌、揀菜豆、刨地瓜籤。

外婆家的灶腳，入口是紅磚砌成的爐灶，大灶左邊是洗菜石槽，方型木桌及長椅凳在洗菜槽後方。木桌裡側有個石磨，由上下兩層暗灰色圓柱形石塊製成。上層石塊側邊裝置一根推桿，圓柱體周圍，鑿著一輪更大圈的石製溝槽圓盤，磨出來的豆汁米漿，就流在凹槽上。

外婆國台語交雜地說，這石磨是她剛嫁過來時，隨外公到彰化辦事，途經第一市場熱鬧短巷時，聽到遠方傳來啞咚匡啷的打磨聲。外婆心想，巷道老舊，兩旁屋子多鐵皮搭建，巷內還雜有傳統民俗的收驚法壇，那不絕於耳的敲打聲到底是什麼？懷著好奇，她和外公走向聲源，一拐彎，眼前有家舊工廠，店口雜亂擺放短凳、塑膠桶及鐵攤子。老闆娘親切問候，是不是要訂做石板或石磨？這條巷子，人稱打石巷，石鋪從日據時期就開始經營了；店內放置幾座石磨，桌上擺放游魚、人像等石雕，老闆彎身專心刻著石製墓碑。外婆估量好石磨尺寸，拜託師傅打造、運送，再用水泥砌在自家灶房。

那時，我成天吵著要外婆抱，只要啼哭乍響，外婆便如見瘟神。我害怕外婆生氣，但更怕獨處，下田、曬藥、煮飯，出入都跟著她。祖孫情卻不因我的黏人更見緊密。

將近年節，外婆得做粿祭拜祖先，一早我又吵鬧，她垮著臉，喝令我罰站。外婆先洗淨石磨，將泡在水中發漲變軟的米粒倒入上層石塊中間的孔洞，加點水，彎腰賣力推轉搖桿。推桿順著孔洞圓心旋轉，轉了幾圈，停下喘氣，接著持木勺舀匙米粒，放入洞孔，再繼續推。我被兩層石塊間隙流出的唏哩聲吸引。孔洞像石磨的嘴巴，漿汁順著凹渠流到旁邊的承接盆，我呆望著鋼盆中的米汁，哭聲暫歇。

外婆突然轉頭一瞥，我愣了愣，小聲地接續「啊——啊——」哀叫，但哭聲已經沒辦法一氣呵成。外婆推轉磨桿，磨石聲又響，我忘了此刻被罰站，走到外婆身旁看著上層轉動的石塊。石塊尺寸比我雙手合抱略小，外婆喘著氣，將我的手放在推桿上，搖桿高度及肩，我得用力向前推，石磨才會轉動，指尖下的磨盤摸起來的質地是粗糙不平。

外婆赫然發現此法可治惱人哭喊，那陣子，只要我嘴角一撇，外婆就喊著「磨哦磨哦」。我推著搖桿，眼看米漿滲出的速度漸緩，外婆適時在洞口添一勺米粒。石磨喀喇轉動，彷彿有人與我聊天。我常因推轉空磨，被外婆責罵會磨損鑿痕，但仍趁人不備時，每天偷偷推轉磨桿，聽它說話。石磨向前推，日子跟著轉，只要外婆喚著「妹啊，磨哦。」我便放下手邊玩具，幫忙推磨。

推磨時，全身需要出力，還得捧起承接漿汁的大鋼盆。為避免弄髒衣服，外婆總是縮起及肩銀髮，用黑紗網繫成鮑魚髻，套上紅花布袖套，及膝的藏青色棉布衫塞進同色系褲頭，褲管外再套上黃雨靴。

外婆教我，做粿及湯圓一定得用在來米浸泡。碾壓米粒時，我的背衫常因出力被汗水濡濕，手臂痠得沒力氣推磨，仍倔強地對外婆說：「我來。」外婆合併吃飯用的四張長椅凳，上面擺放大而扁的圓形籐籃，籃底撒上搗米剩下的粗糠，再蓋一層大蒸籠布；當磨出的米汁約六分滿，外婆喊停，把盆中漿汁倒在布上。

我擔心汁液流出籃底，外婆解釋底層的粗糠吸水性強，等水都瀝乾了，剩下的黏稠米糰經幾小時晾乾，就可以揉製。外婆與外公合力抬起重達十幾公斤的上層石磨，這才看清兩層石磨中間有許多鑿痕刻紋，紋路中間卡著濃稠米漿。外婆先拿木勺柄刮除刻痕中的稠液，我則用水沖洗鑿痕，說：「好像在幫石磨刷牙、漱口。」外婆此時被逗樂大笑：「以前又番又盧的愛哭囡仔，被磨得會講笑話了。」外婆把用水沖洗下來的汁液倒入米糰中揉壓，再與外公一起扣合上、下層石磨。石磨太重了，對準的過程常發出匡啞聲。外婆說，石磨中間的刻紋會被磨平，得定期請工匠鑿刻，否則磨出的米或大豆不夠細緻，製成的粿及豆腐會粗糙。

隔天下午擦拭磨槽時，外婆挖一匙蘆薈膏塗抹在我起泡的手指上。我看到外婆因為推磨或農事，雙手長滿厚繭。幾乎不太講故事的外婆說起久遠的傳說。山洞有座神奇石磨，只要推磨時想著磨出的東西，心願就能達成；心願已了時喊聲「夠了」，出洞孔便停止動作。一心想致富的貪婪主角偷走石磨，搭船逃至海上。他命令石磨生產當時昂貴的鹽，鹽已滿出船艙仍不知足；最後超出船的負載量，主角情急之下忘記密碼，跟著船沉到了海底，所以海水才會鹹鹹的。那天，容易吸熱的磨盤接收窗戶斜照的日光，在我手心下暖融融的。

我回到鎮上唸小學後，外公年紀老邁，已經抬不動重物，沒人幫外婆舀料抬磨，身形日益佝僂的她愈來愈沉默，常鎮日坐在灶腳的板凳上搖扇。她和石磨在灶腳一同寂寞漸老。只有年節全家族回鄉團聚時，外婆才高興地喊著：「妹啊，磨哦。」聽起來，彷彿又回到我被送來時，與她一起磨米漿、洗月桃葉，做包仔粿和紅龜粿的時光。

為了延續年味與人情，在外公、外婆推不動石磨時，舅舅買了台不鏽鋼磨豆機，米粒大豆芝麻倒入，機器喀喇旋轉，幾分鐘就碎成粉末。細粉倒入鍋中加點水拌勻，就是米汁豆漿或芝麻糊了。新型家電添購日多，舅舅們建議拆除大灶改裝瓦斯爐，石磨也面臨被拆除的命運。

我聽聞消息，彷彿頓失老友，想起以前外婆哄我時，總會喊著「磨啊磨啊」；沉重的石磨轉

啊轉，磨著米味豆香及許多回憶。外婆嘆氣連連，說石磨跟著這個家已六十多年了，拖著彎駝身軀走入臥房。在一插電即可處理好家務的時代，外婆總要花上好一段時間適應。她走進臥房，外邊，舅舅們正圍著石磨商議些什麼，只是石磨與外婆，一句話都插不上。

拆除石磨那天是過年前，我剛好回鄉，運磨的師傅費力拆卸，兩塊石磨中間的鑿痕大半被磨平。外婆呆立一旁，像送走陪伴超過一甲子的至親，我則是將與老友離散。外婆說，這石磨把一個番盧又愛哭的我，磨成眼下安靜害羞的淑女。舅舅們為了沖淡外婆的喟嘆，打趣道：「這石磨可以磨米、磨芝麻，還可以磨猴囡仔呢。」

我摸著粗糙磨盤，冰冰涼涼。石磨要退休了，不知要送到另一戶人家？或是變回石頭？我看著石磨被運上貨車，外婆故作無事，背對著我，低下身去，就著廚房前小空地，挑走經陽光曝曬後，幾顆不夠精實的紅豆。

——2018年礪溪文學獎佳作

鄉下多是務農人家，男女膚色多黑，有位阿姨皮膚白皙，我以為她來自城鎮，是坐在辦公室內工作的人。

姨初來外婆家的藥鋪是個陰雨天。一進門，只見一位頭戴大斗笠，身著棕灰厚重鬃衣女子，衣擺、雨鞋在水泥地上滴流一灘雨水。她背過身，先放下肩挑的大籐籃，籃中瓶子叮噹碰撞。我以為電視上的雲州大俠史豔文來了，興奮地從櫃台後方站起直盯來人。斗笠摘下，映入眼前是個縮著髮髻、清秀白淨的女人。

見面多次之後，我總跟外婆說，阿姨又來拿藥了。藥的濃重麻油氣味令人皺眉捏鼻，但藥膏的深紫色澤卻神祕美麗。

外婆開的藥鋪在三合院最左側，中間是臥房，灶腳在最右邊。灶腳入門右側是兩個大灶，門口左邊牆隅，放置一個橫六直五棋盤格狀的黃色塑膠籃，用來放置廢棄玻璃。阿姨每隔一段時日會先來藥鋪拿止血膏，分身乏術的外婆叫我帶她到灶腳打包回收玻璃。寄養在外婆家的我極度怕生，總是縮在櫃台後方，等到外婆斥責不可孤僻，我才不情願地帶路。如此驚扭怕生孤僻的個性，在阿姨頻繁看診及時常對我微笑後，漸漸消弭。

阿姨臉蛋白淨，眼睛最美，不大的內雙鳳眼細長上翹，隱隱含著晶瑩水光，眼神像睡前窗外暈黃街燈，濛濛糊糊，讓眼睛不美的我羨慕不已。那時晚上外婆和我除了看歌仔戲外，每天必看火紅連續劇《星星知我心》，總覺得阿姨眼睛神似劇中含辛茹苦帶大五位兒女的母親。

和阿姨白淨臉龐不協調的，是手掌手臂佈滿十幾道暗紅血痕的傷口。有些已結痂，有些一按壓，血又開始滲出。原來阿姨的丈夫本是太平山上的伐木工，後來政府禁止砍伐林木，家裡經濟頓失依靠；丈夫酗酒頹廢，發狠時會暴力相向，為了謀生，阿姨只得撿拾廢棄玻璃。外婆說：「撿碎玻璃，一公斤也才一到兩塊錢。」我舔著當時市價一塊錢的酸梅冰，肚子頓時不太舒服，隱隱有股酸氣冒出。

原本我以為昂貴的藥材為了防潮、走味，都得用玻璃罐保存，如蔘鬚、冬蟲夏草都必須入罐，用酒浸泡。這些中藥長鬚在酒液中恍若靜止，搖一下又緩慢飄忽游晃。外婆解釋，不同藥材保存方式各異，如阿姨求診的藥膏，不易變質，裝在塑膠盒中即可。此藥深紫偏紅，入鼻卻是膩人的麻油味。外婆叫我不排斥胡麻油，它是暖的氣味，可以補身滋氣，她曾幫坐月子的母親燉麻油雞，能讓產後虛弱的身體快速復原。接著又絮叨此藥曾治好我的尿布疹，還可以治香港腳……；叨唸尚未結束，我就跑到前面櫃台假裝在藥包上寫藥囑。

阿姨來時，我假裝包藥，實際是在偷覷。她的背有點兒駝，斗笠用麻繩綁繫，斜掛在背，坐在椅凳上的肩膀微微內縮，垂頭閉目。我不敢出聲，怕驚擾阿姨休息。她終年一襲卡其長褲，圓領棉衫，褲管套在黑雨鞋中。我想像那雙鞋走過多少戶人家，經過幾所回收場，鞋底是否扎入許多細刺、小石及碎玻璃？衣服外，罩著尼龍與棉布混織的灰黑偏藏青色外套，長髮編成粗辮捲成髻，用黑網及髮夾固定在腦後。素樸妝扮卻沉靜嫺雅，端坐在那，猶如一幅中式畫風的美人圖。

彷彿察覺有人注視，她抬眼朝我笑了笑，我也害羞點頭。不一會兒，藥膏備好，阿姨伸手拿藥，掌上手臂瘡疤著實怵目。每當她離開之後，手上血印好像添加某種成份，在我心中冒泡，然後發酵，微微飄出酸苦。

幼年時，我的資訊來源泰半來自電視。我著迷卡通《小甜甜》、歌仔戲《薛平貴》，總希望女主角能和相愛的人幸福廝守。我問外婆，阿姨這麼漂亮，怎麼有人捨得打她？正在分裝藥材的外婆搖頭說，上一輩人的婚姻，都是由雙方父母談妥，這位阿姨也是。外婆提及自己出嫁時，拎著一只皮箱，父母從娘家陪伴自己走著遠路到夫家。皮箱拎在手上，除了沉重，也是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時，唯一與娘家的連牽繫。

當時家裡三個小孩，只有我被送來外婆家久住，造成我自卑，極害怕與人接觸的個性，怕付出情感後又是孤伶一人。外婆總叮嚀要合群開朗，逼迫我坐在櫃台前對長輩們問好。久經訓練後，雖仍覺得彘扭，在阿姨面前，已能漸漸地安然自在。我的開場白千遍一律是：「阿姨，你的藥好了。」阿姨總是糾正：「這叫紫雲膏。」「外婆都用台語叫它『幾草膏仔（紫草膏）』。」

有次陪阿姨到灶腳拿玻璃瓶，我對她解釋，紫草膏的藥名聽起來有點悲傷。它是由大片深紫偏黑的乾燥紫草葉提煉。我還想炫耀如何幫忙切碎草葉，阿姨趕著回收玻璃，話題只好暫歇。

帶阿姨到灶腳拿瓶罐時，有只養生奶，瓶身破裂，差點劃破我的手，手指雖沒受傷，但仍感覺有尖刺抵著皮膚。我問阿姨，每天撿拾瓶罐，沒戴手套嗎？如何熬過利刃般割肉的痛？阿姨說塑膠手套太薄，一割即破；粗棉手套則無法碰水，她最怕撿到瓶中發酸腐臭的瓶罐，得沖洗多遍才能回收。

偶爾幾次阿姨來回收玻璃時，外婆會和她聊上幾句。阿姨告訴我們玻璃是軟。「軟的？」我好奇睜大眼。阿姨解釋，玻璃在高溫四百度時是流體膏狀，她的娘家在開設很多玻璃工廠的新竹，因為廢棄玻璃種類太多，有窗戶平板、容器等種類，棕綠藍紅黃等各色玻璃皆有，她常看父親終年戴著粗厚手套，彎腰在廢棄物輸送帶上挑除便當盒、鋁罐等非玻璃容器；也常看玻璃被碾碎成細砂，進入上千度熔爐中變成麥芽般的膏狀，最後壓製成各式瓶子。她提及自己並不喜歡玻璃，但只有這行最為熟悉。接下來，她應該不是說給我聽的，因為我似懂非懂，得靠事後追問外婆，才懂些皮毛。阿姨約略提到自己的婚姻，也像個烘爐。說這句話時，水光含在她淡淡濛濛的眼睛中。

我想追問，但阿姨已趕去下一站回收。她肩上挑的籐籃發著叮叮咚咚清脆聲響，隨著離去的腳步，漸行漸小。

外婆熬煮這帖能幫阿姨止血的藥膏時，先將紫草及淺褐色當歸切細，在黑麻油罐中浸泡一週。外婆每天都會去觀察顏色變化，我因為此藥油耗味太重，總是遠望。到了第七天，罐中黑色油液漸轉深紫，外婆將這只油液罐子放在燉藥壺內隔水加熱，接著等它降溫之後，再把如肥皂質地般的黃蠟切碎倒入，拌勻後，就是凝固如凍脂狀的紫雲膏。

村裡也有別人會來藥鋪撿拾廢棄瓶罐，我總搖頭回絕，灶腳一隅那幾罐玻璃瓶，只能

給阿姨，那是阿姨謀生的依靠。有天外婆把廢棄物賣給別人，說每個人都可憐。我覺得外婆對不起阿姨，倔脾氣一來，哭鬧著想回父母家。為了安撫我，很少講故事的外婆說起紫草傳說。有對情侶，女子病危，男子天天拜佛祈禱，跪到膝蓋出血，感動了佛祖。佛拿出一株草叮囑男子，必需每天用自己的鮮血澆灌，等開花時，喝下草根熬的湯，情人的病就會好。四季過去了，這株草終於開出紫花，奄奄一息的男子激動地挖出草根熬湯給女子喝。女子醒了，男子卻永遠閉上了雙眼。這株用鮮血澆灌的草就是紫草。

被凄美故事震懾的我忘了吵鬧，許久後才想到等會兒阿姨來，家中瓶罐已空，問道：「阿姨的丈夫怎麼不一起撿瓶罐？」外婆罵我少管閒事，繼而嘆氣。原來阿姨曾勸說丈夫，夫妻共同打拚好過單打獨鬥，但酗酒丈夫拿起酒瓶砸人，說伐木時可是仰頭望天，現在卻要彎腰低頭撿破爛。我想到阿姨用那一雙被玻璃割傷的手支撐起全家，是否同於紫草傳說中單方面犧牲式的愛情呢？

因為紫草常需向藥行批貨，外婆久久才做一次。好一陣子沒看到阿姨，外婆說她帶著丈夫搬回娘家了。我常想起阿姨說玻璃是軟的，會流動，趁熱時可以形塑各種美麗形體，也常費心思索阿姨向外婆哀嘆，婚姻是個高溫爐的意思。

長大後，有次參觀新竹玻璃工廠，看到玻璃砂在高溫下熔成流動膏狀，師傅舀出一千度高溫爐中的一小球玻璃膏，放在約莫兩公尺長的不銹鋼吹風管遠端，轉動管子時，在靠近身體此端的管口慢慢吹製塑形，待玻璃膨脹成圓柱，再放入熔爐中加熱，最後用砂紙細心磨去銳角，最後脫模。

我將眼前燒製玻璃的情景，和當年阿姨撿拾瓶罐的畫面重疊，約略明白當年阿姨嘆著氣說出的那段話，得先熔成膏，不斷塑形、進爐、再磨製，為別人磨去許多銳角。或許歲月也是個熔爐吧，成長過程中，我也漸漸磨去原本驚扭怕生的尖刺個性。

阿姨在婚姻中，被融失了原來的樣貌，且不知未來會變成什麼形狀。但她在我面前，卻又是堅毅認命地彎腰撿拾瓶罐。至今，我仍偶爾會想起阿姨當年來外婆家拿回收瓶罐時，籃中輕脆叮噹聲和罐子在她瞳孔折射的閃光，眼前的玻璃和她，都是經過淬煉的琉璃。

——2018 吳濁流文藝獎散文組佳作

為了讓我有事做，不要當「綴路」的狗，外婆開始教我包藥。只要聽到微粗、聲線略高的嗓音：「妹子，來包藥了。」便是外婆喚我幫忙，此時得趕緊放下彈珠、翁仔標，往藥鋪櫃台衝。藥材包好，外婆會賞賜一塊錢，這獎賞，可以去隔壁柑仔店買兩枝酸梅冰。

外婆家開中藥鋪。沒有病患上門，外婆則勤於農事；生意若繁忙，她便得暫擱稻作，幫忙抓藥秤重、包網藥材。上小學前，我常坐在櫃台內側的高腳木凳上幫忙包藥。我手不間歇地忙，順便聆聽求診者彼此對病情及日常事的對話。

父母因工作繁忙，將我送到鄉下久住。三星大洲村居民多以種稻植蔥維生，外婆家暗紅磚砌成的三合院，兩側全是綠田。三合院近馬路的北面正房最左側改建為診間，中間是臥室，最右間是灶房。正房前方有條清溪，鄰居常在溪邊洗衣搗布，外婆則蹲在岸邊刷洗深色的杜仲、熟地黃等藥材。我很少同齡玩伴，常獨自一人把腳浸在沁涼水中摸蛤仔、抓蝌蚪。鄰居常問我，何時會回去自己的家？我指著中藥店說，那就是我家。

藥鋪裡的櫃臺呈曲尺型木桌，進門便可看見桌上蹲坐一隻象徵招財的金蟾蜍；招財物旁，平放著古老斑駁的木算盤及秤錘、磅秤、鐵湯匙、搗藥棒。病患求診時，外公拿起鐵秤，拉開櫃台後方裝藥材的一格格深棕色小抽屜，取出中藥秤量，口中喃喃說著：「梨皮、杏仁、去咳化痰……」外公端詳藥單，對抽屜內的藥材反覆嗅聞再取藥，我彷彿也聞到外公的謹慎。

外婆包藥材時，常是一身藏青色長棉衫，配同色系寬褲。因為當歸、杜仲、何首烏等色深，外婆擔心會染污衣服，只能捨棄色淺的棉衫。個頭不高的她，在櫃台後方必定趿一雙叩達叩達作響的木屐，外婆說，身型比平常高個兩、三寸，叮囑病患用藥需知時，才有威嚴。

包藥材的手勢有一定行規。外婆用防潮止油的蠟光紙包紮藥丸；若是藥粉，白報紙或粉紅紙裁成長寬各三寸。粉置正中，紙張對摺成三角形，左右角再摺往中線，接著左右繼續往對線內摺，將角收邊後塞入縫隙。倘若病患是購買藥材回家自行熬煮，白報紙裁成二十五公分見方，包裹兩層後，外用麻繩捆成十字。外婆會體貼地在每個藥袋內附上幾顆山楂糖。我常一邊包一邊拈糖吃，外婆瞪視斥責：「苦幹的人汗水多，嘴饞的人口水多。」但卻從未見她沒收桌上糖果。小時我常自卑，因為家中孩子，只有我被父母送到鄉下久住，外婆常因我哭鬧而臉垮眉蹙；在那個用糖就能哄騙的年紀，這些山楂糖，讓我感受到外婆對我及病患的溫柔體貼。

藥包上頭，外婆會拿起小楷毛筆，專注地題上患者姓名。通常熬煮用的藥包上，會印有「虎頭包」三字。看我一臉疑惑，外婆解釋：「和你生肖一樣，兇得很，連病毒都怕。」我本以為自己生肖帶煞氣，與當花童、鬧洞房絕緣，沒想到老虎也能驅邪鎮惡，予人福氣，頓時以自己生肖為榮。原來，「虎頭包藥法」是將紙的兩個對角包起時，中間提高、兩側略低，側面看似老虎張口。是藥王遜思邈救了一隻病重老虎，之後人遇猛虎，只要出示藥王的虎頭藥包，老虎隨即離去。幫忙搬藥材的舅舅回了一句：「藥王無害虎心，就怕老虎有傷

人意。」外婆說，醫者的基本門檻，是要放下對外人事的偏見，及對疾病死亡的恐懼，才會知道什麼叫悲憫。

有次我陪外婆曬中藥，店裡有十幾張圓扁竹箕，在三合院中間的曬穀場上，大陣仗地一列排開，相當壯觀。曬乾後的藥材切片後，再放入櫃台的玻璃罐或一格格小抽屜中。那天要曝曬的是生薑，我和外婆先用塑膠管接水，細細清洗沾著髒泥舊污的老薑。外婆說，老薑粉能補血驅寒、排除濕氣，但得歷經長時間曝曬，才能磨製。

我蹲在廣場上，耐心地清洗老薑表皮污泥，覺得舌尖指掌也嚐到了嗆辣。有個大叔跑來，拿著藥包喜孜孜地向外婆索取獎品。外婆看看藥包，愣住了，手中水管幾乎噴向蹲在地上的我。外婆沉沉的聲音在我頭頂上方傳來：「『恭喜中獎，送一項藥材。』妹啊，這你寫的？」「給吃苦藥的病人一點驚喜和感動嘛。」本以為自己會被斥責，外婆竟大方地進屋取貨。廣場上方天光暖暖地照在我身上。之後登門兌換獎品的病人不少，外婆總是送幾顆紅棗、山楂或枸杞。外公說：「好心好行，小心沒衫通穿。」外婆聳肩，威脅會扣除我的山楂糖數量，以示懲戒，但她從未付諸實行。

另有一次，病人送來三星特產的大水梨致謝，說吃中藥時，他看到了包裝內側細小的字——「趕快好起來」，特地回禮。我因一時好玩，卻受人鄭重回禮，覺得自己也有能力助人。

但外婆警告，以後不可在藥包上寫字，病人會疑心紙張不潔。我變通方法，在藥袋內另附紙條，隨機寫上——「免費煮水藥」，然因外婆體力無法幫人燉煮水藥，我才終止調皮。

水藥是用插電的小甕熬煮，店內甕嘴長年發出噗吱噗吱聲，我常陪外婆蹲坐在矮凳上觀察藥材收成濃汁。我很少吃西藥，大病小疾，都由外婆抓藥治療。外婆的中藥是仙丹，往往一服即癒，應驗了店內進門的扁額：「華陀再世。」

父母即將接我回鎮上讀書小學時，外婆開始認真地教我識藥材，偶爾說些中藥典故及療效。民國七十年代還沒有玉荷包，荔枝果核是圓圓一顆。每年端午前後，外婆會將荔枝泡在冰水中，說泡過的荔枝不易上火；然後費工地為大家剝殼去子，將荔枝核汆燙曬乾，搗成粉末，或熬成湯劑，可治胃病及女人產後腹痛。那時，荔枝在我心中，是歸類為藥用水果。

回鎮上後，偶有生病，外婆就寄來幾帖藥材或湯劑，家裡常飄散中藥氤氳的氣味。同學常問，可否要求外婆開港劇《楚留香》裡的藥丸？他們敬佩我竟可以面不改色地吞嚥藥粉。我拿出外婆隨袋附上的止苦祕方——山楂糖，同學們總欣羨不已，幾包糖果瞬間被索取一空。

國小畢業後，外婆送我的禮物是長高轉骨藥方，我一帖不漏地服完，但身高卻沒長多少。外婆納悶怎麼沒效？我向她撒嬌，說捨不得抽高太多，否則會讓她認不出來。外婆取笑我，小時番如野猴的人，竟是會撒嬌的大女生了。

村上西醫診所一間間興起，外公外婆身形漸漸佝僂，常喊腰痠，不適合再做曝曬藥材

的粗活。漸漸地，原本熱鬧的中藥店式微了，只有鄰居及熟客還常來店裡抓藥，店鋪因此變成老人泡茶聊天的聚會所。

每月每年，父母會帶我回藥鋪探視外公外婆。我常走到櫃台前向外望，小時前方捉蛤仔的小溪因道路重劃，被泥土填平、鋪上了柏油。桌上鐵算盤長了鏽斑，搗藥的杵臼擱置在旁，顏色老了好多，如同我年年回到村上，每看外婆一次，她的容顏就老了幾分。

外婆後來不慎跌倒，住院後感染肺炎，器官急遽衰弱，我到醫院探望，她常將我和幾個表姐妹混淆。外婆吃不慣西藥，常託母親回去店裡拿幾帖中藥。我幫母親包紮藥材，拿到醫院探病時，向外婆說，「我包的中藥會說話」。外婆將我喚成母親的名字，問我生的孩子多大了？

外婆因器官衰竭去世，母親把醫院內未吃完的中藥拿回來。外婆有聽到我包的中藥說話的聲音嗎？我把紙袋內每帖藥包攤開，上方都寫著：「趕快好起來，一起回大洲。」那是沿用我小時候，對病人的習慣祝福。

外婆只聽進後半句，她的骨灰最後回到了大洲老家。

坐月子前，我去迪化街蔘藥行採買補品，有些藥材已不儲存在小抽屜或密閉玻璃罐內，而是用真空袋密封；藥粉則改用機器包裝。小時我調皮練字的方紙，已不復存在。我想買治療產後腹痛的荔枝核，整條迪化街只賣果殼，因為近幾年玉荷包盛產，扁小的荔枝核甚少拿來當藥材了。時間就在中藥與包材間流逝，也流走了一些我來不及對外婆及年幼的自己說的心底話……

——2018.10.22 自由副刊

「丟掉！這會死人的。」

外婆用雞毛撻子狠狠打我手心，攆掉掌中花束。我委屈地回瞪「擴頭仔」〈台語意思是額頭高凸〉，我的童年玩伴，他已從門口溜走了。那麼美麗的花會致命？我望著擴頭仔拿來炫耀，此刻正被掃入畚箕的植物納悶著。

忘了擴頭仔家住在哪裡，他因為前額的特徵，而有這個響名。我努力回想他的長相，五官彷彿被時間稀釋模糊。約略記得聲音有點扁，像是脖子過短，發不出長音。他總是威脅我，如果穿裙子，就別想跟著追火車冒險。

當時孩子群中若一男一女常玩耍，會被取笑噁心戀愛羞羞臉。擴頭仔找不到玩伴時，才會來外婆的中藥鋪探頭探腦叫：「大目仔，出來。」那天他帶著一串被包在透明塑膠袋內的花束來炫耀，說是在太平山上伐木的父親特地帶回的禮物。花束約莫和手臂等長，花朵沿著細枝密密倒掛生長，幾乎淹沒花莖。花蒂長在上方，花瓣往下開放，淡紫間雜粉白，外形像風鈴，又像寺廟掛鐘。瓣緣內側繡嵌深棕色不規則斑點，附著白色茸毛，葉邊呈鋸齒狀。彷彿它是會咬人的獸。外婆戴上塑膠手套，把她認為有毒的花掃入桶中，綁緊袋口，用掃帚搗爛。

擴頭仔拿花來時，得意提起父親再砍個幾年林木，全家即將搬遷到羅東鎮上木材工廠當「大剖師」。那是伐木工人嚮往的職業，負責砍下樹幹的第一刀，切出木材本身漂亮的紋理，薪資相當優渥；不然開間木材行也可，擴頭仔說那是母親最大的心願。

「擴頭仔擴頭仔，前擴金、後擴銀，我家就要發了。」他得意的笑聲，比前凸的額頭還亮。

村子前方遠處常有載木小火車汽鏘汽鏘緩緩駛過。當時太平山上砍伐的林木是經由鐵路運下山，最接近太平山的起始站是土場。這段山地陡峭，木材得用鐵道和纜車索道載運。過了土場是鐵道平地線，到終點站羅東林場共有十一站，外婆家的大洲村是倒數第四站。當火車經過時，常見大小孩手持鐵櫂，迅速朝車子方向衝。他們嫌女生動作笨拙，不讓我們跟。擴頭仔偶爾會趁亂，把竹畚箕塞入我手，喝叱發什麼呆。竹畚箕高過我肩頭，好像抱個人形立牌追趕，跑著跑著，我不是被絆倒，就是被畚箕叉出的細竹刺傷。顧不得傷口，我邊哭，邊連拐帶跑朝著噴煙前進。

配合汽鏘聲，灰煙飄飛在彩橘夕陽中。鄉下房子全是三合院矮房，青蔥綠稻環抱四周，遠望可見天邊白雲、遠方青山，小火車吐煙噴霧聲聲邁進，好像把我引入美麗夢境。直到追上火車，灰黑圓柱形車頭近距離俯視我，鼻尖聞到濃厚木材味，這才由夢境回到現實。

車頭佈滿濃煙，後方長形車板馱著龐大沉重樹幹，像步履蹣跚叨著煙斗的老人肩背重物。匡啷汽鏘，火車一格一格在軌道上邁步，我們奮力追趕，男孩們輕功似地一躍，不費力氣踏上車板。他們雙腳跨在樹幹上，用鐵櫂戳刺樹皮，把木屑裝入袋中。我構不到車廂，只能亦步亦趨地奔跑。擴頭仔叫我伸出手中畚箕，他從樹皮戳了一些材枝，拋入畚箕中，

我的手常被拋來的材屑擦刺，但疼痛瞬間就被狂奔的刺激取代。

我累得伏在鐵軌旁休息，貼地的耳朵仍可感受到地面震動，聲音由近漸遠，膝上跌倒的痛卻愈來愈明顯，我委屈地直掉淚。擴頭仔會沿著鐵軌回頭找我，威脅說再哭，就不能追火車。「跟屁蟲，大目仔，整張臉只剩兩團眼睛，醜死了。」罵人的同時，他會分些木屑讓我拿回去讓外婆入灶升火。我分到的木屑有時可裝滿整個書包，問如何表達對他的感謝？擴頭仔把手叉在褲子口袋，口裡叼根小木枝作抽煙狀，仰天想了一下，眼神發亮說：「以後開了木材行，來我家當女工吧。」

我問他跳上火車怕不怕？他說車子走得雖慢，但腳下綑綁的樹幹劇烈地喀咚晃動，仍是有點兒恐怖。說話時，他翻出頸項間一條紅線，線上綁著媽祖平安符，是他父親放假下山時，帶全家到蘇澳遊玩，去昊天宮拜拜求來的，全家都有佩戴。擴頭仔說母親希望儘快搬到鎮上經營木材行，伐木工作太危險了。只見他雙手合十，掌心夾符，神情肅穆莊嚴，少了調皮的他，此刻是虔誠信徒。

擴頭仔分木屑時，會先拿在手上秤量，他總說自己是伐木世家，手感精準。有次正在秤重，遠處傳來一位中年阿伯怒罵「猴罔仔」，我們顧不得木材木屑，慌得抓起手邊器具拔腿就跑，本來要向外婆炫耀的戰利品，回家後只剩一小包木屑，連畚箕都棄在田間。外婆警告我不可再追火車，相當危險，她會從田間撿拾材枝，叫我不必擔心。當時家家戶戶都窮，蓋屋、洗澡、煮飯，都需木材，這些木屑原來是可以賣錢的。難怪我們在追火車時，常看見有些人收集火車經過時滾落的屑麩。

擴頭仔偶爾還是偷偷拿他父親摘的致命花朵來炫耀，我嚇得尖叫躲開：「外婆說這種花叫『毛地黃』，有劇毒，不可摸。」「不要摸就不會有事。我爸說這風鈴形的花，會發出鈴鐺聲。」擴頭仔的話，稍稍安下內心對毒花的恐懼。我們總是隔著塑膠袋欣賞。他常一邊看花，一邊模擬父親伐木動作，規劃發財的美好願景。

沒火車可追時，我會在自家附近田埂邊找枯枝。秋收時，脫穀後的稻桿曬乾後，在田中疊成三角錐形，外婆曾教我這叫「草埤」，能放上一季。我問起用途，外婆解釋在草埤周圍抽取幾叢，可當作入灶生火的燃料，也可編成家裡豢養的雞鴨睡覺的草鋪。我走進草埤正想抽取，手才剛伸出，「大目仔做賊仔」，不用回頭就知道額頭外凸的傢伙含血噴人。我生氣大哭否認，他翻著白眼不耐嚷嚷：「哭什麼！大目的人就是愛哭。」一面幫我抽取草埤枯枝。

擴頭仔也教我追火車要先調整氣息，當呼吸頻率和車輪汽鏘聲合拍時，右腳尖一蹬，左腳就可躍上車板。一起玩久了，我們被鄰居孩子起鬨取笑：「擴頭仔大目仔，羞羞臉。」我又氣又辱，擴頭仔來找我時，都藉故不出門。有次他假扮病患前來藥鋪，學我用大眼瞪人，配上外凸額頭，著實好笑。但我是彘扭的孩子，僵著臉跑躲到櫃台後方。

又過好些日子，某天傍晚藥鋪快要打烊，「大目仔」，一回頭，擴頭仔神情古怪，問我有沒有留下他曾拿來炫耀的毛地黃，他父親有急用。我搖頭，上次都被外婆丟掉了；接著

又想到鄰居的取笑，就把擴頭仔趕出門。

幾天後飯桌上，外婆說擴頭仔搬家了。我差點噎住，一口飯卡在喉間，吞吐都不是。我還沒學會構到火車，還沒道歉和好。想起兩人沿著鐵軌跑、分木屑，想著如果見面，先出口的是名字或是道歉？原以為火車也會陪我一直格格前進，但沒多久，山上林木砍伐殆盡，加上車站老舊殘破，小火車便停駛了。

前擴金、後擴銀，擴頭仔家大概是搬去羅東鎮上當有錢的木材商了吧。我又恢復獨自玩樂，經常待在藥鋪幫忙包藥。

有次與外婆去田裡撿材枝，我天真提議：「下次進城碰到擴頭仔，請他賞賜一大網木材。」我以為外婆也會贊同，她卻說有天雨後伐木，擴頭仔父親站的地方是濕滑斜坡，為了方便搬運，他得先在樹上鑽洞，繩子穿過鑽孔後，綁在另一樹幹上固定。鋸斷枝幹時，鋸木工人大喊「樹要倒啦」，擴頭仔父親腳踝被繩子絆倒，頂端斷裂四散的樹枝插入小腿，山上交通不便，送到平地醫院時，腿部筋肉已壞死。

艱苦人啊。外婆嘆口氣。我則是嚇傻了，我還沒當女工，償還贈送木屑之恩。那晚擴頭仔來要毛地黃，是什麼意思呢？他父親受了重傷，來店裡應該拿藥材，怎會是拿毒花……，我不敢再往下細想。

外婆轉述病患的話說，擴頭仔的父親只求媽祖平安符，伐木工人一般會再多佩戴主神鄭成功的保佑符。山上砍的扁柏檜木都是神木巨靈，得拜陽氣重的神明，光靠媽祖保佑是不夠的。我想起擴頭仔胸前掛的平安符，喉嚨像卡住什麼似的發不出聲音。

陸續地我又聽到擴頭仔家不同版本的過程及結局。火車已停駛了，但這則從太平山上綿延至小村平地的故事似乎未被遺忘，只是益發模糊，像老舊車站被風化鏽蝕，漸成廢墟。

我再大一點時，隨外婆去市集，秋天田埂佈滿枯枝，看到田中一錐一錐的草埕，就想起自己愛哭生氣，被擴頭仔不耐煩喝叱的往昔。外婆叫我幫忙抽取幾網。那天太陽頗大，照在田間黃燦燦的，為秋天鍍上一層金。我聞到空氣中飄來甜味，外婆指著稻田斜前方的小攤，立牌寫著「賣甘蔗」。

沿著甜味向前走，前方有棵大榕樹，樹旁有一幢矮平房，屋頂隨意用竹瓦搭建，上頭覆蓋秋收的枯黃稻莖，有幾片竹木門板已被蛀蟲啃咬，略略聞到霉味。少了汽笛汽鏘嗚嗚作響，這兒只剩荒煙蔓草，門板咿歪作響，若有大風吹襲，不知會不會應聲倒塌。榕樹的長鬚隨風飄起，鬚縫間露出灰白色站牌，上頭寫著「大洲」。小時我興奮地狂追火車，仰望緩升灰煙，擴頭仔在車板上快樂跳躍，渾不知停靠站處如此荒涼簡陋。

上國中後再經過車站，安靜如昔，但樣貌已和小時迥異。屋頂草堆不見了，眼前是整齊瓦木，腐蝕門板換成原木建材，門廊下方本是泥地，如今搭建架高的木製地板，有點兒日式矮房風格，書法刻印的車站名字改成工整海報字體。

我想沿鐵道走，但鐵軌已不復見，只剩門口的時刻表及票價表。旁邊有座小公園，內部綠地上本應有可以調頭的鐵軌轉盤，現在則改以由木板搭建的圓盤造形；木材邊緣佈滿

野草，那原本是專供火車調頭的轉車盤所在地。外婆曾指著地上轉盤解釋功能：「火車開到此地，還會轉一圈調頭。」我想，人生如果也有轉盤，不知走相同路的人會有多少？

車站已大幅整修過，圍籬、長椅、門板、站牌年輕了，而我卻老了許多。坐在昔日鐵軌遺跡上，遠望延伸出去的直線，耳中似乎聽到汽鏘汽鏘車子緩緩駛來，擴頭仔在車板上喊著，手伸出來配合呼吸，現在蹬——

「跳！」

——2018年蘭陽文學獎散文組佳作